

蜘蛛 秦明

咬牙推荐

“微博最萌警察”
捕快二宝

激情作序

小警察马拓量身打造
《QZ》 惊笑版《犯罪实录》 马拓作品

马拓|作品

只有警察 THE 知道 POLIC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只有警察知道 / 马拓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14.1

ISBN 978-7-5404-6531-5

I . ①只 … II . ①马 …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0846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推理小说

只有警察知道

作 者：马 拓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 任 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蔡明菲 潘 良
特 约 策划：邢越超
特 约 编辑：杨丽娜
营 销 编辑：尤艺潼
封 面 设计：嫁衣工舍
版 式 设计：李 洁
内 文 排 版：百朗文化
出 版 发 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17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6531-5
定 价：3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XU

序

捕快二宝

马拓将本书的手稿传给我时，我正在派出所旁边的小饭店里吃包子，因为是同事请客，所以我毅然要了三笼。

吃饱喝足后精神上的空虚迅速取代了身体的疲乏，于是瞅着四下无人，打开了这本手稿。

说句实话，我一直以为当警察的人都是两个极端，要么就是认认真真不苟言笑，要么就是油嘴滑舌左右逢源，但从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一个憨厚却又不失灵活、幽静中闪烁着光芒的马拓。

所以我想，自己应该写一些配得上这本佳作的东西，以表示对作者的尊重和仰慕。

但不幸的是，我本身就是一个跑偏的人，就算端庄地坐在书桌前，也无法写出应景的话来。

我估计马拓看了我写的东西之后，会半夜钻进被窝里咬着被子角默默流泪，毕竟他是一个很有素质的警察，绝对不会拿辣椒水喷我一脸以表谢意的，对吗？

本来按照我的意思，是应该浓墨重彩地赞美一下这本书的，可后来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何必要在大家看这本书之前，就先入为主地牵着大家的鼻子走呢？而且这是一部颇具悬疑魅力的作品，如果我扮演了柯南的角色，提前告诉你凶手是谁的话，你们肯定会来追杀我！

所以我是不会告诉你们凶手就是王二小的，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不过从我的视角来看，这部作品若是没有实实在在的从警生涯，是不可能写出来的，这其中对于案件的把握和对人物内心的刻画不是凭空想象就能肆意抒发的，但马拓把一些晦涩难懂的案件常识，用很巧妙的方式写了出来，就算是一个对破案常识完全不懂的人，也能毫无障碍地明白，为什么王二小会是凶手。

那么，王二小之所以会出乎意料地成为贯穿本书的主线凶手，这其中一定有着他自己的理由，所以马拓全面、充分、形象地将王二小刻画给了大家。

当然了，这也是马拓的高明之处，他可以将书中每一个角色的特点都分阶段地展现给大家，包括和主角王二小配戏的那些个路人甲，这种表述的方法会让大家在开始的时候认为王二小是个好人！慢慢地怀疑王二小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后来发现王二小隐藏得好深啊！但是又惊讶地发现王二小原来是卧底！最后失声感慨：啊！原来真凶就是王二小啊！真没看出来！末了还会深深地感叹：唉，王二小怎么会走上这条路！

你看！我只是把马拓的书总结了一下，就已经深深地吸引了你吧？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当你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就会和我一样，变得无法自拔甚至歇斯底里，通宵达旦地点灯夜读，哪怕明天头晕眼花地去上班。

好了，我说过不会剧透这本书的，对此马拓非常放心由我来写序言，因为他知道我是个守口如瓶的人，一个老实本分的人，所以我怎么可能告诉你们凶手就是王二小呢？

如果你想知道真凶到底是谁，就到书中去寻找吧，如果你只看到这里，就笃定地告诉我凶手叫王二小的话，那么我只能说你看得太肤浅了，你应该往后看！继续看！

也许，书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王二小的角色呢……



只因警察知道

目录

Contents

楔 子	001
第一章 残缺的面目	007
第二章 离奇的猝死	035
第三章 门外的死神	073
第四章 蹊跷的失踪	105
第五章 密室中的尸体	161
第六章 宿舍迷案	189
第七章 古寺中的决战	227
番外	249



XIEZI

楔子

我当警察刚满四年，抓了三年半贼，今天还是第一次如此正式地坐在便衣支队领导的办公室里。那办公室真亮堂，大玻璃大瓷砖，总是阳光普照。我陷在沁凉的皮沙发里，惴惴不安地等着领导发落。

但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什么事惹着他了。我这个人总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从不风平浪静。尤其是昨天，我和同事两人贸然行动，导致两个扒窃嫌疑人逃脱，至今还没有抓到。领导一定是要借这个机会治我，他专治各种不服。

“我错了，领导，我知道，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二对一，这样既能保证安全，也能控制局面。昨天是我们不好，我们没有履行好职责，导致了这种后果！”我发现人要是不按自己的风格说话，吐字比咽牙还难。就这么两句话，说得我腮帮子直疼。

“什么？还有这回事！真是蠢材！”

我一看，完了，自取其辱了。

“你怎么就不能转转你那脑袋！”

我被他吼蒙了，赶紧一百八十度地转脖子摇脑袋。他更起急了：“我不是让你转脑袋，是让你把脑袋转起来！唉，不是不是，你都把我气糊涂了……”

我说：“我也糊涂了。”

但领导就是领导，变脸堪比翻书。他瞬间就和颜悦色起来：“其实今天我找你来，是有这么回事。从明天起，你要到咱们分局的刑警队上班了。你被他们借调走了！喏，这是文件。”

“什么？”我蹦过去把文件抢过来，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因工作需要，孙小圣同志借调我分局刑侦支队，时限待定。”

后面就是报到日期和需要带的东西什么的。我比刚才还蒙。刑侦支队是我们分局的尖兵团，当初毕业时无数同学神往，但被选拔进去的寥寥无几。那个地方能满足所有公安学子的成就感；建功立业，流芳百世，没谁听见了不流口水的。我能被那儿选中？那不就好比烫山芋变成香饽饽嘛，谁信啊！

“领导，你可别逗我，今儿又不是4月1日，你要是把我这根儿筋挑起来，我可收不回去。”我把文件扔到沙发上，做出一脸困惑状。

“嘿！”领导牛眼一瞪，“你小子，我吃顶了跟你逗着玩儿？有那工夫我回家逗逗我们家那两只八哥好不好？逗你你能放什么好屁啊，还不如听几声鸟叫呢！你不好好想着怎么在那儿表现，争取留在那里，反倒来质问我？”

“所以我才纳闷儿啊！您不想想，我才工作四年，没现职也没功奖，昨天甚至还犯了错误，怎么人家那儿就突然要我了？”

“这要问你啦。”他点起一根烟，隔着烟雾看我。

我登时明白了，跟轰苍蝇似的挥挥手：“我可没有亲戚朋友在那儿啊。有这条件我也是不会去的。我这人有自知之明，抓贼还抓不利落呢，要是干刑警搞案子，局长说不定都会被我拉下马！”

“行了，你下午就给我老老实实报到去！成天就知道练贫！”

弄得跟真事儿似的。我一边撇嘴一边出来，按照文件上的联系方式给刑警队打了电话。联系人叫赵青宇，听声音够当我叔叔的了。他却说他不是刑警队的，是纪委的，然后问了我一些简单的情况，约我到分局见面。挂了电话我还仔细翻了翻文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刑侦支队”，怎么又冒出个纪委领导？看来神秘单位果然都是野路子。

下午我按时到了分局，找到了赵青宇。他大概40岁出头，方头大耳，俩眼贼亮，一看就是老谋深算的主儿。他让我管他叫赵书记，估计在纪委也算个中层。他还给我介绍了一个人，那人我认识，是我们分局刑侦支队的谢峰谢支队长。谢队长一见我就笑了：“孙小圣，还真是你！我就说嘛，不会错。咱一年到头虽见不着几回，但每次开会都能听你们队长提起你！”

八成都不是什么好话。我讪笑着，心里有成千上万个诅咒。

他们找了间屋子，进去坐下就开始聊天、抽烟。最开始好像是一些业务方面的话题，然后是几个所谓可圈可点的案子，我也听不懂，就坐在一旁犯愣。神游了半天，再听，发现他们竟然拉起家常来了。什么房子装修的事儿、孩子上学的事儿，简直不亦乐乎了。他们好像故意拣了我听不懂的话题在聊。

我看着墙上的钟，说：“开饭了！”

“哎哟！”谢队率先站起来，“老赵中午就在我这儿吃吧。”

“不了不了。”赵青宇也站起来，指着我冲谢队说，“那小圣同志就交给你啦。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说着又扭脸看我，“你可一定要守规矩。好好听谢队的话，我会不定期与你联系的。”

他就要走，我追着屁股出去：“赵书记，你这就走了？你还没说为啥要把我调过来呢！”

赵青宇脚步没停，扭脸冲我笑笑，又冲我后面的谢队做了一个手势，我就一把被谢队长拎回了屋子里。

“你在楼道里大呼小叫什么？”他挤眉弄眼地看我，跟刚才俨然两副嘴脸。

“我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当然要问了！”

“怎么没明白？你在我这里工作，也要受赵书记的领导。同时你依旧是便衣支队的人，因为你的人事关系还在那里。你要跟以前似的吊儿郎当，我就给你踹回去，让你继续去抓贼！”说完，他拿手指头点了点我的脑门儿。

“那你倒是说说，你们这是什么阴谋？总得跟我讲清楚啊！不讲出来，我怎么完成任务？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完成？搞得这么神秘，不会是让我当卧底去勾引哪个失足犯罪的富婆吧？”

谢队一口水喷出来：“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你自己！你不是问任务吗？现阶段你的任务就是：赶紧融入刑警队这个集体来，全面接触业务，熟悉一切侦查办案流程。等到水到渠成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你的任务！我把你安排在三队，那里有你认识的人吗？”

我想了想：“以前有一个同学。不过前一阵听说他走了。”

谢队顿了两秒，扔下水杯：“行，我知道。下午我带你过去认门儿。现在，吃饭！”

我想了，既来之则安之，何况不管怎么说，刑警队也比便衣队强。和平年代，没有什么比当刑警抓坏蛋更正能量的了。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光辉了起来。在刑侦支队三中队的这段时间，我不仅开了眼界，也长了智慧；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我们一起和坏蛋斡旋战斗、苦中作乐的这些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人间冷暖、旦夕祸福。大家都讲“好死不如赖活着”，人生在

世，有什么能比安然终老更珍贵的？作为警察，这已是必备的感悟了。所以~~我愿意~~把我经历的一些案件讲给大家听，把我们的激动、恐惧、振奋、无助和经验与你们分享。

但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我跨入刑侦三队的那一刻起，我已经无路可退地上了赵书记和谢队的“贼船”！

只有靈魂知道

第一章 残缺的面目

TOE
《殘缺面目》

如果你有一个很熟悉的朋友，某一天，他近在咫尺，你却看不见他的脸，你还会像以往一样跟他袒露心扉、畅所欲言吗？

你可能会说上网聊天不就是这样吗？兴许看不见对方的脸，聊得才更尽兴、更游刃有余呢。

那就按你的逻辑走。你在网上聊天，和你看不到的好朋友。突然，又有一个陌生 ID 发来信息，说他才是你的好朋友，那个人是冒充的。你会怎么办？你相信谁？

向这两个人核实你们本应共晓的信息？比如你的生日、毕业学校、家庭住址……不太现实。如果第一个人能轻易和你聊上路，那他未必不知道这些。如果第二个人能自信满满地质疑第一个人，那么他就更有信息渠道。

你说，还是约出来见见真人吧。见了真人，一目了然。

两个人都出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崩溃地发现，两个人全都毁容了！

1 -

这个下午我就以“工作交流”的名义来到了刑侦支队三队。分队长名叫薛仲凯，不到40岁，大麦秆子一样的身板儿，看上去还有点儿驼背，和我心目中的刑警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薛队官比谢队小，人却比他严肃，说话从来是目不斜视、笑不露齿。他向我一一介绍了几位跟我搭档的队员：白面书生苏玉甫，比我还小一岁，特长是搞电脑；猛男宋琦，一身腱子肉，据说除了他媳妇，打遍天下无敌手；另外两个都是女的，一个是廖洁，跟着出外勤，一个是王姐，负责内勤。

有领导在场，各位都有点儿拘谨，客套几句，匆匆退去。之前谢队也跟我打好了招呼，据说包括薛队在内，没谁知道我是从纪委抽调过来的。所以让我禁止“三瞎”：瞎问、瞎聊和瞎打听。我也不是傻子，既然搞得如此神秘，背地里又挂了块纪委的牌子，那肯定和纪律作风有关系，说不定是要我来挖什么惊天内幕的。

整个儿一无间道啊！

也许搞无间道的，都是按这个套路选人。所谓卧底，既要卧得住，又得来自底层。自然就是我这号的了。但凡有点儿关系和背景，能让人起疑的，那绝对不叫卧底，那就成内奸了。

整个下午我在幻想中开展自己的神秘任务。我用以前抓贼的功力瞄着

屋里这几个人：他们正在给一起伤害案收尾，虽然忙，但井井有条。宋琦从法医中心收回了被害人的鉴定意见后，苏玉甫和廖洁给被害人做了告知笔录，王姐则在电脑前敲敲打打。整个办公室键盘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虽然各自忙碌着，但依旧有人见缝插针地开玩笑、扯闲篇。相比之下，里屋的薛队倒始终未露面，整个下午都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好像在汇报什么事情。

一个下午很正常地过去了。鱼不惊水不跳。

到了晚上，宋琦等人押着嫌疑人走了，王姐也拎起包跟我说了拜拜。薛队终于出屋了，告诉我今晚要值班，明天开始正式接触案件。我愣在了原地一会儿，回过神来才发现他已回屋了。竟然第一晚就让我值班！真是不人道。反正我什么也不会，值就值吧，反抗也是徒劳。我抬手看表，将近晚饭时间，于是下楼去食堂。好像来到刑侦支队的意义就剩这一日三餐了。

我心里边骂边下楼梯，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竟是谢队。

我颤颤地跑进去，准备好好倒倒苦水。谢队问我：“这一下午感觉怎么样？还适应吗？”

“谢队，没我什么事儿啊！你们到底叫我来干什么？”我弄出一脸苦相。

“没跟你说吗，现阶段赶紧融入三队。只有你尽快融入进去，能够协助处理案件，才有能力和机会完成这个任务！”看来他又准备跟我唱高调了。

我准备开溜，他却一把抓住我的后脖领子：“嘿，你小子，真是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

我恭敬地等着他启蒙，他愣了愣，带我走到旁边的一处阴影里，用同样阴暗的声音问我：“你之前说有个同学在三队，那个同学你还有联系吗？”